

曼殊  
特輯  
【下】

## 噫班時代之蘇曼殊及其他

唐蘊玉

### 受聘噫班中華學校之經過

戊申年間（一九〇八年），為國內革命運動將近成熟之期，海外僑胞，受了黨潮的激盪，紛紛響應，旅居噫班華僑黃水洪等，為了利便接受國內的宣傳着想，早就聯絡了幾位朋友，在噫班便秘密組織着「噫班特別通信處」。這個機關，其主要任務，在於和國內革命團體及南社互通聲氣而成立的，同時水洪又是噫華校董會中的一位中堅份子。一九〇九年許紹南（噫華教習）函託南社徵聘教席，南社便荐了一位陳滄海，這位陳姓又轉介紹蘇曼殊給噫華。是年冬，曼殊才從日本到爪哇，主講噫華。及至一九一一年上半年還日本，暑期後又重渡爪哇，此時三寶壠中華學校，欲以重金聘請他，但是為了心念義母、好友、門徒的情誼，不願離開噫班，謝絕其聘，所以第二次南渡耶婆堤，仍舊主講噫華。

### 大師義母

曼殊有一位義母，這位義母，同時就是黃水洪的母親黃會氏，她是僑生婦，然而她的言談，以及待人接物，一望而知其完全祖國化，現年六十餘歲。她對於曼殊常常得

念着，說阿瑛是個性情純厚，文雅多情之士。因為他們這一段母子之誼，是由于曼殊體弱多病，每每遇着病，水洪以友誼關係，盡心來照顧他，從密切的友情，加以受了這般恩惠，在曼殊想得很不過意，所以才和水洪同樣的稱呼黃會氏。

### 當時友人及學生

他在一九〇九年和一九一一年，主講噫華時代的朋友，要算最知心的，首推黃水洪；他如張烈、鄭元明、黃紅燦、也算是他的好友。同事中比較有關係的，有許紹南、周繼藏。接近的門生，有黃火炎、曾金龍、楊琛、黃鸞娘、蘇金英、林璇等。

黃水洪，籍福建思明，生長于噫班，幼年曾回國求學廈門，即是曼殊的好友，同時亦可以說是義兄，常以經濟幫助曼殊。他曾得曼殊贈詩一首，曼殊手簽英文姓名絕版潮音一冊，西裝相片一幀，以及曼殊于一九一〇年在日本同他老母和姨母的合照。

張烈，字雲雷，浙江溫州人，為爪哇龐引埠中華學校教師。一九一二年春，與曼殊會晤，而又相別于泗水的時候，故他感成絕詩一首，「東裝歸省，道出泗上，會故

友雲雷亦歸漢土，感成此絕：范滂有母終須養，張儉飄零定是歸？萬里征途愁入夢，天南分手淚滿衣。」

鄭元明，福建漳州人，能詩，為噫華的校董，曼殊曾繪一幀牧童啣笛騎牛圖給他。

許紹南，字炳衡，浙江麗水人，（亞子的曼殊友人補遺一文裏，作青田。）庚戌五月，他在噫華與高天梅書，曾提及他：「南社一冊，已代呈紹南先生矣。」曼殊常同他及水洪划艇于噫班夢蘭達河。

周繼藏，字施仁，浙江雲石（？）人。

黃火炎，為曼殊的學生，同時也是他的季弟，

（水洪的弟弟。）曼殊出入，

他老是跟着他一同跑，很受

曼殊的痛愛。他于一九一〇

年及一九一一年，同他照了

兩張像，其一就是贈給蕭初秋經過曼殊筆題的：「宣統二

年，同季弟泗水埠造相一幅，時予也為噫班埠中華會館英

文教習，蘇元瑛記。」立在曼殊右邊的，就是他的季弟

黃火炎了。其二，就是曼殊贈給亞子先生刊于曼殊全集

卷五：「曼殊大師遺像三」的那一幀相，同是火炎一人。

曾金龍，原籍福建漳州，生長于噫班，為噫華當時之

高材生，他鈔藏有曼殊的友人泥棒、亞子、哲夫致曼殊的

信三封。

楊琛、黃鸞娘、蘇金英、林璇、四位，都是曼殊的女生，鸞娘是火炎的姐姐，同時也是他的妹妹。蘇金英，福建龍溪石碼鎮人，生長于祖國，聞之曾金龍云：因為她和曼殊同姓，所以很得蘇先生的歡愛，他繪有孔雀圖給她，她藏有曼殊手寫國文鈔寫封面二幀，經曼殊填改的國文鈔寫一頁，亞子先生的曼殊雜碎一文裏，有疑問及××他這四位女生，她們就是在噫華所教的女生了。

### 菊月念五日立

## 噫班埠中華學堂

# 國文解說 蘇金英女士

蘇曼殊遺墨

### 遺下零星筆蹟

曼殊大師的詩、畫、及其他創作，外間人很難得的，并且他死後過了十幾年的時間，散失一定難免，那末，我們現在要來尋找他的遺作，的確不是容易的一件事。他主講噫華前後的兩個年頭，留下供我們欣賞的作

品，唯有贈給元明的牧童啣笛騎牛圖，贈給金英的孔雀，和贈水洪的詩，這些一概都不在人間了。聽說贈元明的畫，他轉贈給噫華，這張畫本來是收藏在學校裏，收存來往文件的櫥子裏，却被校裏的庶務員，焚燒零碎雜物時，把它燒了。孔雀圖，是被金英的兒子在幼年的時候撕破了。贈水洪的詩，不知道已經失掉呢？或者還是在人間？可是曾經水洪尋找了好幾次，終是找不著它。現在所遺下來的僅有寫給他的女生蘇金英的國文鈔寫的練習簿面，及

曾經曼殊填改的國文一句的筆蹟，如此而已。

### 不傳于世的遺著

曼殊大師于一九一一年著有南洋叢書，今原書未見，而蘇玄瑛新傳頁七關於曼殊遺著不傳于世的篇目中，也沒有提及此書，內容怎樣，我們當然不得而知；可是他的所教的學生，如黃火炎、黃鸞娘、曾金龍等，却親自對我說道：「蘇先生（指曼殊）于一九一二年，將近要離開噫華的時候，曾以一事同我們相約，說他有南洋叢書一冊，現在帶到中國，將來出版哩；就將此書寄來幾冊，把高級的學生，各人賞一本。」到後來終歸烏有事。

### 軼事四則

（甲）遺失旅費 曼殊于一九一一年夏，二次南渡耶婆堤，仍主講噫華，越年，他的同事們都要還祖國來，他覺得從此寂寞，就也要打算回去。可是囊空如洗，旅費沒有着落，本來該校有種規定，教職員任職滿三年，校裏便發給一筆三百盾回國的川資，曼殊雖然還沒到三年，幸虧校董中的那位中堅份子黃水洪，恰好是大師的好友，就破例兒也給了他三百盾銀。一天，一同和他的季弟火炎，到泗水去買船票，他直到了輪船公司，摸着袋裏，要拿出錢來的時候，才發覺那三百盾銀的鈔票，已經不翼而飛了。可是他絕不介意地便同他的季弟回去，朋友和同事們，問他船票訂定了沒有，他總是含糊答應，後來，才曉得他的三百金，不知道丟掉到什麼地方去了。于是水洪和紹南兩

個人，又向他的朋友和同事們，籌款給他作旅費，大師始得成行。

（乙）慨慷一斑 曼殊一天有錢在手，絕沒遲疑地拚命使用，用完才算，朋友們知道他的老脾氣，時常總要自動贈他多少，充做雪茄費。

他每每要買一件食品或者購買零星用具，無論那一件價值是五角的或是一盾，如果他所拿出來鈔票，是張五盾的，或者十盾，他不但不過給所買到的物件的價值若干，而且把將找回來的錢，儘數贈送給經手買那件東西的人。

大師所穿的白布樹膠底鞋，一到穿得有點骯髒呢，他總沒有洗刷清潔再去穿，它便把那雙新而又好的鞋子，去贈給人家，或是弄掉在室中的隅角裏，由它去爛破，而又再買新的來用。

（丙）愛吟名句 「福王少小風流慣，不愛江山愛美人。」這兩句詩，曾題在原版潮音第六頁底裸體石像的六面。大師的學生，曾金龍君親自告訴我道：蘇先生常常把這兩句詩掛在口裏得吟哦着，不論何時何地，都很容易聽得見，就是在教室裏教課的當中，倒也吟起來，並且在書本上也常得題上去。

（丁）酩酊一夕 大師性嗜杯中物，但不善飲，他差不多天天總要跑過水洪的家裏，喝幾口酒去。有一天，會水洪的朋友要旋歸祖國，水洪設宴餞送，他邀集了幾位友人作陪，曼殊與焉，這一晚他比較平日來得高興，也就開懷暢飲，可是席還未散，已經帶了十分醉意，于是告辭友

人，說要回校裏睡覺去，大家恐怕他在路上發生危險，要跟他跑，他都宛詞拒絕，朋友太不好強他的意思，唯有聽他的便；一會兒，水淇想得不很安心，便一路跑來看他怎樣，走不幾步，看見曼殊橫臥在一家商店的門外，呼呼得睡覺了，才扶他回去。這一椿事，當一九一〇年，曼殊在噫華致高天梅書中，曾談及：「——前夕商人招飲，醉臥道中，卒遇友人扶歸始覺；南渡以來，唯此一段笑話耳。」

### 泥棒、亞子、哲夫與曼殊書

①泥棒與曼殊書 曼殊吾師慧鑑：去秋海上之行，我來君去，萍踪一判，遂不可合，歲月蹉跎，復及期定，遠聞我師，駐錫南洲，屢從哲子尋問消息，知師所以念我者良厚。顧每欲作書問訊，援筆蒼茫，輒復中止。邇者盪盪海水，匪斗可量，渺渺予懷，非書可達，伏維尊者知我心耳。頃從天梅處，展誦五月十七日手示，發開伸紙，感極而涕。嗟乎！茫茫宙合，知音能有幾人？顧今高山流水，天各一方，誰為為之，孰令致之？每一念及，云何不悲！以師念我，知我之所以念師者，正復兩地同情耳。又聞法體違和，不勝大念！南洲炎熱，幸自珍重，留



曼殊老母 曼殊 曼殊姨母

此七尺軀在，未必今生遂無復相見期？勉旃。

②亞子與曼殊書 道一今歲客禾中，為法政講師，佩忍居西湖高等學校，此時已歸里第矣，懺慧夫人詞，當為代索，題瓦當詩，亦即致意不誤。棄疾今歲亦嘗過武林，惜匆匆即去，不及與劉三相晤，未諳劉三近有書寄吾師否？棄疾蟄居鄉曲，每以無聊為苦。去歲為天梅佩忍慫恿，乃有南社之創，輒望吾師助吾曹張目，耿耿之懷，諒不見拒！昔人有云：不為無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？明知文字無靈而饒舌，不能自己，唯師哀而憐之，勿嗤其庸妄也。兩詩并已拜誦，以後乞時時見教，不勝大幸。承索拙詩，以棄疾之陋，何敢自獻于吾師之前，慮以違命為罪，聊寫八律，乞加教正焉。好風得便，毋吝真音，萬里海天，伏希自

愛。柳棄疾。

③哲夫與曼殊書 曼殊足下：前月念日，得五月二日書，暨與海聞、天梅之簡，遽答一書，并素絹一幅，求為室人續漢鏡台圖，姚鳳石浮梅草一卷，漢六花鑑贊，及近作都十有八章，與海聞、天梅二簡，亦即寄去。日間疊奉四月廿七日書并綉件，五月十七日書并新詩，又與天梅、亞子一楨，即寄去，并囑天梅覽竟，寄與亞子也。驚悉道

體違和，竟患咯血，系念特甚！但厥疾必須靜養，及戒食乾燥之品，切勿焦灼，自可就瘥，遙思故人，才身絕域，落魄抱恙，斯況何堪！幸有雪鴻孀，臨待病榻，弟子貽賸奇花，病維摩亦消受豔福不淺耳。晦聞綠明二夫人，懷孕已九月，故未能遽來，俟分娩後，當可啓行。足下畫冊，周氏尙未印就，今以周子來書，附上青覽。南洋卑濕溽暑，與道體不宜，請俟病稍瘥，蚤圖歸國是盼。劉三三星期前，已歸里閨，日昨凌晨，坐小車往經龍華鎮、陳家橋、徐家浜、約三由旬，始達華涇。時已旁午，又不值劉三伉儷，祇見其父，遂留飯而歸。到家已三時，困蒸不堪。但是日薰風猶涼，沿途衆綠照眼，野香撲鼻，紅螿蟻登樹而走，黃蝦蟆據草以擢，更有古塚蟠蛇，長可數尺，如斯景物，都平日渺見者，亦可償此苦耳。是日下午四時，劉三與其夫人過我，示所得商解、漢鑑共欣賞，暢談始去，尤爲快意。佩忍暑假後，到亞子許少住，遂返家不遇，滬上末繇把晤。且聞南社叢刊第一集已出版，顧未寄來，而彼已歸，莫如之何也。潘蘭史（飛聲）自去年入都，迄今一事無成，返樞滬濱，正擬謀一枝棲，詎料遽喪慈母，又死愛子，聞耗之日，即欲歸去，奈行篋不名一錢，安能即發，嗣得鄭氏之助，始能買舟。以一老名士，辭賦動江關者，而落拓天涯，又遭家難，狼狽至此，可不悲乎！晦聞嘗云：頌人莫毒於視人爲詩人、名士，其例必窮也。今觀蘭史益信其言不謬。顧我與君，皆不以詩人名士自居，而窮乏一揆何哉！我比來貧益甚，緣質貸以求三代法物，幾至不能舉炊，結習難除，其不足爲外人道！

且燕兒患瀉三月有奇，醫藥罔效，尤亂我心。久欲賦詩寄君，至今未成，坐是之故。如君雖貧且困，猶一身無罪，似勝我萬千也。暑窗不寐，細縷以陳，有干清聽，死罪死罪，敬問無恙。蔡守。

### 和尚漫話

他，他已經長眠于西子湖畔幽林雜翠間了，當代的詩畫，有沒有曼殊大師的地位，他是不向你們要的；然而他遺下來的著作和丹青，既毀供我們不倦的鑑賞；他「遭逢難言之恫」的身世，令我們也在暗地裏得流着同情之淚。他待人接物處處莫不是一往情深，稱爲情之聖者，大師當之，想非過譽之詞。他浪漫的生活，爲什麼比甚都要好之，所以然者？不外性情的率真，這一點很有風趣的，現在我把將他的學問，行爲，性情等等的見解，拉雜的寫出來。

曼殊大師着實具有絕世的天才，比較西方的拜倫，實在過無不及，他雖然老是過着「行雲流水一孤僧」的飄泊詩僧的生活，但詩文、小說、筆記、信札、畫、創作的豐富，在清末和民國初年的當中，的確絕無其匹，而且所通曉的中、日、英、梵、各種的文字，造詣亦深。他能數指出各國文字中的組織，誰優誰劣的區別，這也就可想見他治學心得的一斑了。

復次不論他所有的著作對於造句上的工整，使人們讀着，好像吟詠詩章一樣，并且在五四運動以前，曾經寫過白話文，（如嗚呼廣東人，）假定他猶然生在這個時候，我想他對於文字上的運用，不管我們所盛行的文言，白話，

或者甚至古文，總不能去拘束他的，至于他所創作的小說、絕詩、的確文筆之秀逸可觀。

他的浪漫行爲，談起來，其所以會使我們的七情在腦海裏作祟，爲的是他富有至高的性靈，所觀察的事物，絕不肯被惡劣的社會環境所鎔化；因此，他的一舉一動，無不是出于自然的性情，又絕不是矯揉造作，裝飾浪漫的行爲的，藉以博得文人多浪漫的所謂文人的美名者可比，他與生俱來，就那樣的豪放和任性，玩世不恭的態度，思想超凡的。

他一副溫純文雅的臉孔和滿肚皮豐富的情感，怪不得到處總被多少妙齡的孃兒們，纏個不休，不是視他爲將來的如意郎君，就是認爲他日的佳婿，沒奈他是一位「證法身久」的和尙，這是叫她們多失望的一回事呢！這樁所謂人們終身的大事，他對之這般的冷淡，麗人又是這般的慫慫去欸待他，和尙怎樣無動于中呢？或者我們要將這一點去說他薄情，其實這正是他的多情處。每一位未出閣的麗人盡情的愛上他，自然他也是深深地的愛她，不過他若是將所有愛他其中的一位女子，真的實行結婚，那是要叫多情如曼殊大師，也許會覺得左右爲人難。因爲結婚呢，僅有單位的可能，其餘以前的所謂愛情，便非真實的愛了，于是我們也就可以明瞭曼殊大師對於愛他的女人，個個都是心心相印的，誠實的愛着的，無條件的愛着的，像這種的愛，是再神聖可貴不過的，除非是多情如曼殊大師，任誰也都做不到，請唸出他兩句的遺詩吧：「袈裟點點疑櫻瓣，半是脂痕半淚痕。」

他常得餓着肚皮；他垂涎着雪茄烟；他貧病交加的臥在醫院裏；他也曾匿在西子湖邊的破廟裏；他——如此這般的經過，心裏頭怎樣的抑鬱，滿肚子不合時宜的氣概，窮困得怎麼利害，寫信向友人告貸或者有新可領在幹了職業的當中，應該要把黃白物看重些才對哩，不，絕對不，這些身外物，委實打動不着詩僧的心坎，肚子裏雖然餓，錢到手了，袈裟和雪茄是不能不要的，而且一買便要花得一乾二淨；雪茄無着哩，就是連金牙也可以拔下來去換換香烟，好來打幾回烟圈；貧病交加得臥在病榻裏，沒錢也就罷了，有了錢哩？新出品的德國玩具，非買來玩玩是不行；也可以在西湖的破廟裏，獨自一個人在那裏「眉宇間悲壯之氣迫人」，也可以穿着筆直的西裝，在上海吃花酒；難道他碰着窮苦的時候不會感覺着痛苦嗎？不，在比較得快樂的時候，沒有憶及飄泊的艱難嗎？不，在曼殊大師看來，算不得什麼一回事。當他主講噫華的時候，一個月得一百二十五盾的薪金，累時整月的代價，便不惜在幾十小時內花完，于是，我們可就明白了這位不識好歹的和尙，別去可憐他吧，別去原諒他吧。

復次，他第二次到噫華，剛教了半年的書，一心決意地的要回中國來，（參看本文軼事）幸得他的好友水淇同樣的待遇他，才贈金三百做旅費，但是，船資還未付，錢却丟掉了，啊！曼殊大師對於銅臭物，倒是多麼寫意呢。還有白布樹膠鞋穿髒了，即丟在屋角，再買新的用，他嘗病得一榻糊塗，還是一口氣地吃着大量的可可糖；還有，「一日飲冰五六斤——人以爲死。」了，隔天猶然蠻幹地得又飲着冰，類似這般的行爲，教我們舉不勝舉，這可不是消極的自殺是什麼？有的說他成性怕死，那就大大的錯了，我們且讀他的秋瑾遺詩序，首端的兩句是：「生即是死，死即是生。」那是何等的大澈大悟呢？這樣看來，怕他究竟死不？